

朱漱溟先生講演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般人對這問題的意思——以爲這問題還遠的不對——隨便持調和論的不對——以爲無從研究的不對——我研究這問題的經過

第二章 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

我們所要求的答案——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一——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二——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三——西方化問題的答案四——我求答案的方法——我於西方化問題的答案——答案講明的第一步——西方化的科學精神——西方化的德莫克拉西精神——結束西方化的面目如此

第三章 如何是西方化如何是東方化

答案講明的第二步——從客觀說明西方化的所由未是——生活的說明——人生三種問題——人生的三路向或態度——東方化問題之答案的提出——答案講明

的第三步——答案講明的第四步——西方人精神的剖看——中國文化的略說——
印度文化的略說

第四章 西方中國印度三方哲學之比觀……………九八

三方思想情勢簡表——現量比量直覺三作用之說明——西洋哲學之情勢——羅
素的意思——柏格森的意思——印度哲學的情勢——佛教的形而上學方法——西
方印度兩方哲學之動機不同——宗教問題之研究——宗教是否必要——宗教是
否可能——印度文明之所由產生——中國哲學之情勢——中國形而上學的大意
——孔子人生哲學分述——對於生之讚美——不認定的態度——一任直覺——所謂
『仁』是什麼——性善的理——不計較利害的態度——禮運大同說之可疑——孔子
生活之樂——孔子的宗教——孔子的雙條路——試說從來的中國人生活——西洋
人生哲學——三方生活之真解

第五章 世界未來之文化與我們今日應持的態度……………一二三七

我們推論未來文化的態度——西方化有表著的變遷——事實的變遷——經濟改

正之必要——因經濟改正而致文化變遷——見解的變遷——態度的變遷——倭鏗的態度——羅素的態度——社會主義之變遷——克魯泡特金的態度——泰戈爾的態度——中國秉西方思想的人也有同樣變遷——我對世界未來文化的推測——就生活三方面推說未來文化——一般人對未來文化的誤看——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我們現在應持的態度——剛的態度——今日應再創講學之風

補遺……………二一七

時論彙錄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

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四

東西文明之比較……………一八

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二一

東西文明之評判……………二八

新歐洲文明思潮之歸趨及基礎……………三五

改變人生的態度·····	四一
歐遊心影錄·····	四五
屠正叔先生答論希伯來思想書·····	五五
與印度泰戈爾談話·····	五九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先生講演

陳政
羅常培
編錄

第一章 緒論

漱溟承教育廳之約至此地講演，是很榮幸的。本來去年教育廳約過我一次，我已從上海首途，適值直皖戰爭火車到徐州就不通行，所以我又折回去沒有得來。今年復承此約，終究得來，似乎我們今日之會並非偶然！今日在大雨的時候承大家來聽，在我對於大家的意思應當聲謝！

此次預備講演的題目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個題目看起來似乎很浮誇，堂皇好看，而我實在很不願意如此引導大家喜歡說浮誇門面，大而無當的話。或者等我講完之後，大家可以曉得我不是喜歡說大的堂皇的門面話。大概社會上喜歡說好聽的門面話的很多，這實在是我們所不願意的。去年將放暑假的時候，北京大學的蔡子民先生還有幾位教授都要到歐美去，教職員開歡送會。那時候我記得有幾

這一般人的對
意思

位演說，他們所說的話大半都帶一點希望這幾位先生將中國的文化帶到歐美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的意思。我當時聽到他們幾位都有此種言論，於是我就問大家：「你們方纔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去是帶什麼東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却都沒有話回答，及至散會後，陶孟和先生同胡適之先生笑著對我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家不好用思想。」我舉此例就是證明大家喜歡說好聽，門面，虛偽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麼，又何必說他呢！如將「中國文化」當作單單是空空洞洞的名詞而羌無意義，那麼，他們所說的完全是虛偽，完全是應酬，非常無味，非常要不得！

大約兩三年來，因為所謂文化運動的原故，我們時常可以在口頭上聽到，或在筆墨上看到「東西文化」這類名詞。但是雖然人人說的很濫而大家究竟有沒有實在的觀念呢？據我們看來，大家實在不曉得東西文化是何物，僅僅順口去說罷了。大約自從杜威來到北京，常說東西文化應當調和；他對於北京大學勉勵的話，也是如此。

後來羅素從歐洲來，本來他自己對於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難免說中國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東西文化的口頭說法在社會上流行。但是對於東西文化這個名詞雖說的很濫，而實際上全不留意所謂東方化所謂西方化究竟是何物？此兩種文化是否像大家所想像的有一樣的價值，將來會成爲一種調和呢？後來梁任公從歐洲回來，也很聽到西洋人對於西洋文化反感的結果，對於中國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種羨慕。所以梁任公在他所作的歐遊心影錄裏面也說到東西文化融合的話。於是大家都傳染了一個意思，覺得東西文化一定會要調和的，而所期望的未來文化就是東西文化調和的產物。但是這種事業很大，總須俟諸將來，此刻我們是無從研究起的！

我當初研究這個問題是在民國六七年的時候。那時我很苦於沒有人將東西文化並提著說，也沒有人著眼到此地，以爲如果有人說，就可以引起人研究，但是現在看來，雖然有人說而仍舊並沒有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時候，很有朋友勸我，說這個問題範圍太廣，無從著手，如張崧年先生屠孝實先生都有此意。然而在我覺得上面所

述的三個意思都是不對的。第一個意思，沒有說出東西文化所以調和之道而斷定其結果為調和，是全然不對的。第二個意思，覺得此問題很大可以俟諸將來，也非常不對；因為這個問題並非很遠的事情，雖然我們也曉得這件事的成功要在未來，而問題却是目前很急迫的問題！我們開始從此作起，或者纔有解決——他們所說的調和我們現在姑且說作解決——之一日！所以這種事業雖遠，而這個問題却不遠的。第三個意思，以為問題範圍太大，如哲學，政治制度，社會習慣，學術，文藝，以及起居，物質生活，凡是一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在研究的範圍之內，恐怕無從著手；這個意思也不對，實在並非沒有方法研究。我們上來所述僅僅指出這三個意思的不對，以下再說這三個意思為什麼不對。

第一，我們先說這個問題是很急迫的問題，並非是很遠的問題，可以俟諸將來再解決的，我們現在放開眼去看，所謂東西文化的問題，現在是怎樣情形呢？我們所看見的幾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歐美等國完全是西方化的領域，固然不須說了。就是東方各國，凡能領受接納西方化而又能運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國家站

以為這問
題是遠的
不對

得住；凡來不及領受接納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強力所佔領。前一種的國家，例如日本，因為領受接納西方化，故能維持其國家之存在，並且能很強勝的立在世界；後一種的國家，例如印度，朝鮮，安南，緬甸，都是沒有來得及去採用西方化，結果遂為西方化的強力所佔領。而唯一東方化發源地的中國也為西方化所壓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近門來已竟好幾十年，使秉受東方化很久的中國人，也不能不改變生活，採用西方化！幾乎我們現在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這是無法否認的。所以這個問題的現狀，並非東方化與西方化對壘的戰爭，完全是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絕對的勝利，絕對的壓服！這個問題此刻要問：東方化究竟能否存在？

再其次，我們來看秉受東方化最久，浸潤於東方化最深的中國國民對於西方化的壓迫歷來是用怎樣的方法去對付呢？西方化對於這塊土地發展的步驟是怎樣呢？據我們所觀察，中國自從明朝徐光啓翻譯幾何原本，李之藻翻譯談天，西方化才輸到中國來。這類學問本來完全是理智方面的東西，而中國人對於理智方面很少

剽造，所以對於這類學問的輸入並不發生衝突。直到清康熙時西方的天文、數學輸入亦還是如此。後來到咸同年間，因西方化的輸入，大家看見西洋火礮、鐵甲、聲光、電的奇妙，因爲此種是中國所不會的，我們不可不採取他的長處，將此種學來。此時對於西方化的態度亦僅此而已。所以那時曾文正、李文忠等創辦上海製造局，在製造局內譯書，在北洋練海軍，馬尾辦船政。這種態度差不多有幾十年之久，直到光緒二十幾年仍是如此。所以這時代名臣的奏議、通人的著作、書院的文課、考試的闈墨以及所謂時務書一類，都想將西洋這種東西搬到中國來。這時候全然沒有留意西洋這些東西並非憑空來的，却有他們的來源，他們的來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有西方的根本文化，纔產生西洋火礮、鐵甲、聲光、電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對於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全然沒有留意此點，以爲西洋這些東西好像一個瓜，我們僅將瓜蔓截斷，就可以搬過來！如此的輕輕一改變，不單這些東西搬不過來，並且使中國舊有文化的步驟也全亂了！我方纔說這些東西與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本來沒有見到文化的問題，僅祇看見外面的結果，以爲將此種結果調

換改動，中國就可以富強，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及至甲午之役，海軍全體覆沒，於是大家始曉得火礮，鐵甲，聲光，電，不是如此可以拿過來的，這些東西後面還有根本的東西。乃提倡廢科舉，興學校，建鐵路，辦實業，此種思想盛行於當時，於是有戊戌之變法不成而繼之以庚子的事變，於是變法的聲更盛，這種運動的結果科舉廢，學校興。大家又逐漸著意到政治制度上面，以為西方化之所以為西方化，不單在辦實業興學校，而在西洋的立憲制度代議制度，於是大家又羣趨於政治制度一方面，所以有立憲論與革命論兩派。在主張立憲論的以為假使我們的主張可以實現，則對於西洋文化的規模就完全有了而可以同日本一樣，變成很強盛的國家。一革命論的意思也是如此。這時的態度既著目在政治制度一點，所以革命論家奔走革命，立憲論家請求開國會，設諮議局，預備立憲。後來的結果立憲論的主張逐漸實現，而革命論的主張也在辛亥年成功。此種政治的改革雖然不能說將西方的政治制度當真採用，而確是一個改變；此時所用的政體決非中國固有的政治制度。但是這種改革的結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仍不能在中國實現，雖然革命有十年之久，而因為

中國人不會運用，所以這種政治制度始終沒有安設在中國。於是大家乃有更進一步的覺悟，以爲政治的改革仍是枝葉，還有更根本的問題在後頭。假使不從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則所有種種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領受接納的。此種覺悟的時期很難顯明的劃分出來，而稍微顯著的一點，不能不算新青年陳獨秀他們幾位先生。他們的意思要想將種種枝葉拋開，直截了當去求最後的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如果單採用此種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須根本的通盤換過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哲學——所以陳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以爲種種改革通用不著。現在覺得最根本的在倫理思想，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改革皆無效用。到了這時才發現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國不單火礮，鐵甲，聲，光，化，電，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對的！這是兩問題接觸最後不能不問到的一點，我們也不能不歎服陳先生頭腦的明利！因爲大家對於兩種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麻糊，而陳先生很能認清其不同，並且見到西方化是整個的東西不能枝枝節節零碎來看！這時

候因爲有此種覺悟，大家提倡此時最應做的莫過於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經他們幾位提倡了四五年，將風氣開闢，於是大家都以爲現在最要緊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不是政治的問題。我們看見當時最注重政治問題的如梁任公一輩人到此刻大家都棄掉了政治的生涯而趨重學術思想的改革方面。如梁任公、林宗孟等所組織的新學會的宣言書，實在是我們很好的參證的材料，足以證明大家對於西方文化態度的改變！

到了此時，已然問到兩文化最後的根本了。現在對於東西文化的問題，差不多是要問：西方化對於東方化，是否要連根拔掉？中國人對於西方化的輸入，態度逐漸變遷，東方化對於西方化步步的退讓，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節節的斬伐，到了最後的問題，是已將枝葉去掉，要向咽喉處去著刀！而將中國化根本打倒！我們很歡迎此種問題，因爲從前枝枝節節的做去，實在徒勞無功。此時問到根本，正是要下解決的時候，非有此種解決，中國民族不會打出一條活路來！所以此種問題並非遠大事業，是明明對於中國人逼著討一個解決！中國人是否要將中國化連根的拋棄？本來秉受東

方化的民族不祇一個，却是日本人很早就採用西方化，所以此刻對此問題並不成問題；而印度、安南、朝鮮、緬甸，皆爲西方化之強力所佔領，對於此問題也不十分急迫，因爲他們國家的生活是由別人指揮着去做。現在中國，無論如何還算是在很困難的境遇裏自己可以自謀——對於自己的生活要自己作主。因爲要自謀的原故，所以對於政治採用某種文化採用某種還要自決。所以別的民族不感受東西文化問題的急迫，而單單對中國人逼討一個解決，可見這個問題在中國不是遠的問題而是很急迫的問題了。

照以上所說，東方化與西方化之接觸，逐漸問到最後的根本；對付的態度起先是枝枝節節的，而此刻曉得要從根本上下解決。此種從根本上下解決的意思，從前很少有人談及。前三四年祇看見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作了一篇「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裏面，大要以爲東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靜，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動。而他說：

『苟不將靜止的精神根本的掃蕩，或將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絕，長此沈延在此

矛盾現象中以爲生活，其結果必蹈於自殺。蓋以半死不活之人駕飛行艇，使發昏帶醉之人御摩托車，人固死於艇車之下，車亦毀於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譁唯諾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世一系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阨隍不寧，此種政治之妙用亦必毀於若而國中。總之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於粉碎，世間最可怖之事莫過於斯矣。」

李先生的話說的很痛快！他很覺得東西文化根本之不同，如果做中國式的生活就須完全做中國式的生活；如果做西方式的生活就須完全做西方式的生活；矛盾的現象是不能行，並且非常可怕的。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遠而可以俟諸未來的問題，確是很急迫而單單對於中國人逼討一個解決的問題。我們處在此種形勢之下逼迫得很緊，實在無從閃避，應當從速謀應付的方法。應付的方法大約不外三條路：

(一) 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真不並立而又無可通，到今日要絕其根株，那麼，

我們須要自覺的如何澈底的改革，趕快應付上去，不要與東方化同歸於盡；

(一) 倘然東方化受西方化的壓迫不足慮，東方化確要翻身的，那麼，與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須有真實的解決積極的做去，不要作夢發呆卒致傾覆；

(二) 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有調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現在這種「參用西法」可以算數的，須要趕快有個清楚明白的解決，好打開一條活路，決不能有疲緩的態度；

這三條路究竟那一條路對，我們不得而知，而無論開闢出那條路來，我們非有根本的解決不成，決非麻糊含混可以過去的。李君的話我們看去實在很對，我們歷年所以不能使所採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實際的安設在我們國家社會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一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雖然前清皇室宣布立憲之無真意，袁項城帝制自爲之野心，以及近年來「軍閥」之搗亂，不能不算一種梗阻，却不能算正面的原因。其正面的原因，在於中國一般國民始終不能克服這梗阻；而所以不能克服梗阻的原故，因爲中國人民在此種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舊保持在東方